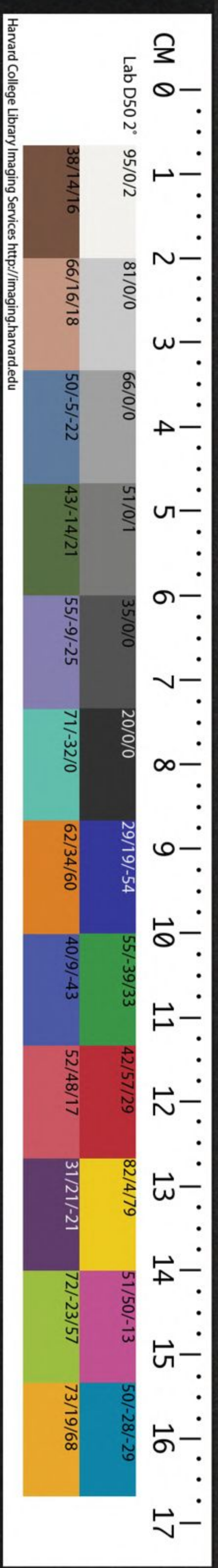


T 2720/222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9



名山藏

臣林

嘉靖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

圖章

臣林記

隆慶文臣二

楊博

譚綸

龐尚鵬

楊博字惟約蒲州人父瞻為四川僉事博年十七舉鄉試旁通諸經二十一登嘉靖八年進士授蓋屋知縣調長安為政精廉殊絕蓋屋有劇盜博督士兵犁其穴在長安留心賑饑存活甚眾時瞻亦為扶風知縣父子並有惠政而博且寇陝被薦行取以年不及格授兵部武庫主司至為郎世宗幸承天起故學士

翟鑾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爲行邊使視師九邊鑾薦博贊畫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微賞鑾綜所賞朝賞有數番來恐滋多欲拒不見番競謹博曰夷性卞憤不予必變莫若集而面詰其緩迂狀曰天子念若等僻苦煩相公親勞問若等當傾巢遠迎敢遲渙乃爾應縛屬吏諸番當氣慴如此則賞不待溢鑾從其計擁衛暨嚴跪諸番轅門之外譯而數之諸番果羅拜請罪因微賚其先至者餘部落懼以後至讓無敢來東至遼東登撫順城覩建州海西二夷屋居火食樹官建衛大類中國而貢使久不至察其故爲

海西夷兀允住所閉遏而兀允住不靖繇薊東郵傳多乾沒苦之乃告鑾是夷勢雖羈縻功成藩屏奈何惜小費自撤厚防請以柔遠深意嚴諭諸驛并原諸夷後期罪特許補貢若兀允住有罪不可赦則嚴敕遼東撫鎮多方擒斬以絕禍源鑾從其計以上聞博是行東抵靉陽西訖張掖輒眺察其形勢險易亭障堅瑕問土俗好惡士馬登耗夷帳遠邇部落強弱一籍記圖繪具得其宵綦所請築濬濠堡增設守備鑾以博計上聞輒施行鑾入首薦博可屬大事上嘉賜金幣調掌職方司時嘉靖中年北虜俺荅阿不孩

名山癩 卷之  
累脇我叛人侵邊世宗日念邊所以督邊臣甚至虜  
始從大同左衛入犯朔州博白兵部尚書張瓚當備  
京師瓚以聞上喜其後絲朔州至馬邑白草溝而南  
自太原南下聲犯平陽澤潞延綏巡撫萬潮請備京  
師而瓚疏已行虜營汾及平遙介休東西散掠諸縣  
山西左參將張世忠與戰死虜益分掠定襄孟五臺  
等州縣八日始出陽和塞山西撫按以虜退聞博草  
備後十事請瓚上之瓚曰虜退矣寧庸是其夕上下  
內閣令戶兵二部條後計瓚取博草立上之上大喜  
有張瓚憂邊思職之褒而戶部後二日始上尚書李

如圭竟失上意以免是時世宗以膺懲責本兵瓚倚  
博如左右手凡羽書中旨朝奏夕聞夕下朝覆上亦  
知博所爲一夕羽書至上特遣中使扣楊郎中舍馳  
召之時瓚墨好貨而博布袍蔬食門絕私謁時有王  
文選鎖門不鎖心楊郎中鎖心不鎖門之諺博居曹  
十二年例當擢京堂官而鄭曉爲文選郎中擬遷山  
東提學副使吏部尚書許瓚爲博薄之曉曰以楊謀  
斷奚虞不遠夜過博以告博謝曉爲知己居一年擢  
左參政又一年擢都御史巡撫甘肅上謂勳輔大臣  
曰前職方郎也而是時仇鸞爲甘肅總兵貪狡淫暴

博時時規正之鸞爲曾銑所奏逮繫獄中而銑亦坐議復套事逮詔獄鸞卽上書許銑并及博上不問及鸞得出獄尚許博不已上語左右曰楊博好官鸞何誣之再者必治居二年與總兵王繼祖督參將蔡勳擊虜八里河灘斬首四十二獲馬駝牛羊千有奇夷器八百九十餘已與諸將再擊虜鎮羌永昌山丹鎮番等處斬首九十餘獲馬駝牛羊四百有奇夷器二千五十有奇而哈密夷人牙木蘭自嘉靖初得罪於土魯番會擁衆五千餘人內附總督王瓊遷牙木蘭於湖廣安插其衆于白城山命哈密衛都督白羔刺

約束之顧白城城堡未建聽其斲附郊關以居者二十年所矣是五千人者皆哈密赤斤罕東諸夷長子孫日盛強勁與軍民相搏博檄副使王儀參將劉勳葺治白城山城堡墩戍給以耕爨之具具羊酒召諭白羔刺諸番徙之皆歡呼樂從計移帳七百有六男婦三千四百餘人離塞近者二百里遠者至五百里約以朔望之日入城番漢毋非時通旣奏聞帝嘉之以斬虜徙戎二功進右副都御史予獎勅賜白金紵絲明年丁母憂服闋卽家召起兵部右侍郎明年兼右僉都御史巡邊尋轉左其冬復命兼僉都御史總

督薊遼保定軍務兼理糧餉博謂薊遼切近京師惟擁護畿甸防衛諸陵爲大義禦虜之機敢戰不如慎守要以匹馬不入爲功三十三年八月甲子西虜把都兒東虜打來孫糾其諸部七大酋十餘萬騎會于小興州白廟兒自三岔口古城川并虎頭山連營百餘里謀犯古北虜尋絲黑霧山而南戌刻抵李河車者二百餘騎距塞不十舍博飛發尖夜二人出哨留參將唐桂守密雲自帥中副總兵劉通副使秦甲而馳與巡撫都御史吳嘉會總兵周益昌大會于古北召諸將畫地守連營持待戰火器者夾岸軍益昌帥諸將往來馳援軍皆附牆立乙丑寅刻虜自虎頭山大舉薄潮河川關下突攻龍王谷參將楊照遊擊官疾擊之卯訖午百十戰殺過當我軍傷者九博立出金錢布粟分勞軍促故遊擊棠帥師五百人前助則稍退尋攻靛堞子副總兵龔業疾擊之又過當則稍退尋攻沙嶺兒益昌帥其所帥將殊死戰虜大挫轉攻丫吉山廟兒嶺副總兵業展轉迎擊之遂退博更檄益昌發家丁千人援虜所不攻地選尖夜攜地砲潛出按伏夜分齊發虜自相蹂躪刺砍達旦時虜營火光燭天烽火達京師上震恐問虜報於相嵩日數

下會博奏至上喜趣逐虜丙寅虜分爲三道攻龍王  
谷沙嶺兒磚堞子諸處各萬餘騎參將照副總兵業  
遊擊官力禦之斬首二打來孫簡驍騎四千令部酋  
塞逼攻松嶺兒甚力千總承爵故遊擊言參將淵各  
帥所部至虜盡銳蟻附而緣牆一虜已及雉言部張  
馬馬斫其腕則皆墜虜射馬馬貫顱我軍被殺傷者  
六十餘人延綏遊擊璘帥所部馳至擊殺虜數百打  
來孫遣部酋把戶塞擁五千騎濟師相持朝至晷矢  
蝟集璘若言手刃督衆殊死戰殪把戶塞若里狐二  
酋虜號哭鈎屍馱去戍刻突百騎攻漢兒嶺紅山兒

遊擊守督中軍時中等堵擊遊擊碧參將府以陝遼  
遊兵應之遂退虜相與語向庚戌秋如進巨室寶貨  
人畜各飽望外今者牆高臺密人狼弓強大非昔比  
也丁卯辰刻虜復以三百騎攻孤山兒守若碧若府  
揮刀親搏衆殊死戰擊殺虜五六十餘乃奔古城以  
去仍返虎頭山將向白馬關大水谷博探虜動靜  
寧夏遊擊經固原遊擊堂提督卿備而待仍選尖夜  
持火砲潛入各營竟夕四散五六發虜人枵馬疲皆  
狼狽哭歸是役也博禦虜五晝夜其始聞警卽止宿  
古北垣上每跨鞍擐甲胄手弓矢往來諸隘口睥睨



閒憑牆血戰虜百道攻不克是時都城謂虜旦夕如  
庚戌警報日數十至上時發厰衛邏較及親信中使  
分詣緣塞訶諸軍趾相踵及歸備述博隨虜轉戰狀  
會大同巡撫都御史王忬奏亦至上大喜諭嵩曰得  
如是者數人無廢兵政矣己巳卽軍中宣諭賜博益  
昌嘉會業照璘大紅紵絲服各一襲發萬金勞軍是  
役也論者謂中興武功第一博上疏歸上功稱五略  
以贊上是時俺荅亦屬六萬餘騎寇山西三關亦爲  
總督侍郎許論所擊走上大喜陞博右都御史兼兵  
部右侍郎論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各廕一子備衣

衛千戶益昌嘉會等皆陞賞有差尋兼總督薊遼保  
定軍務三十四年打來孫憤昨秋失利來襲馬蘭谷  
駐鮎魚石關下博與嘉會益昌益督諸將奮擊勦拒  
幾獲打來孫斬首二十餘殪其酋一薊郊關也每虜  
至京師輒戒嚴博禦無失利博在薊賈勇教戰自四  
方至者稍有寸長輒置幕下擇氣志可使者激之曰  
虜亦人耳奈何見而走安知天不欲而富貴令奮跡  
行間耶久之士知戰故輒以無事亡何召入爲兵部  
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杜絕相嵩子世蕃不得撓兵政  
嵩父子不悅居一年丁父憂又二年土虜寇大同圍

右衛城連月不解徵總督楊順下獄罷兵部尚書許  
論廷議置代未決上復召博爲兵部尚書以往博不  
能辭墨纒而往上疏慰曰皇上幸寬西顧憂臣誓滅  
此賊用摠國憤上嘉荅之因賜白金文綺虜謀博出  
關卽夕悉衆出塞去博以右衛久在圍城中樵採路  
絕士煮革而食忍死固守無二志乃優加卹獎疏褒  
其守帥尚表金陳善後十事遂經畧大同修守要害  
測虜情預戰守凡疏一二十上上悉親爲裁定不下  
部議虜去遠博以大同川原平衍虜騎飄忽艱于防  
禦乃聚糧具械分布修築躬自勞來獎勵于是築牛

心等堡寨墩臺二千八百七十二座挑濬大壕二道  
各長三十里攔馬壕六十四道凡五十日工報竣上  
嘉博功大完速降勅獎勵賜白金文綺隨諭輔臣曰  
宣大博理已平一歲可見凡事無人之效又曰博盡  
心邊務方在理中以來冬回部爲宜朕意須加以一  
秩乃加太子太保兼右副都御史虜酋有哮素者故  
稱魁桀時以輕騎抄我邊博計擒之并斬其黨十五  
人因分銳兵襲擊金塞虜營多所斬獲虜徙帳遠去  
邊警益稀乃議築翁萬達所創大同長城列上修邊  
四事大約計費二十萬金請內帑者十一上覽疏謂

名山藏 卷之八  
輔臣曰博修邊費少成多比他動以四十萬用大不  
同各鎮妄費誰肯一言及者博聞感泣會虜入薊鎮  
督臣被収廷議移博鎮薊上然之時當防秋卽日趨  
居庸道上經畧宣大及時總理十事旣入關調度諸  
將魯聰等畫區分守而以副使等官李尚智等監之  
下令曰某月日時各營據牆舉火爲號某日某時如  
之凡擺邊耀武者三自居庸距山海旌旗徑千餘里  
不絕炮火之聲遠邇響應近塞夷衆走報諸會時刻  
不爽諸會皆驚終歲不敢近塞上召博還部加少保  
當是時嵩父子不便博入屢沮之上特旨召博復特

旨加貳孤嵩茲不憚浙江總督胡宗憲者父事嵩江  
南海賊爲亂宗憲計擒其酋王直嵩欲因事侯之博  
執不可請下廷議禮部尚書吳山與博持之宗憲竟  
不侯嵩與其子世蕃憾博甚是時上久不接羣臣操  
下益急博屢犯嵩慮爲所陷夜宿外舍以待不測然  
上殊知公一日諭吏部曰朕聞自博入胡虜日伺邊  
外未幾戎政缺人又諭兵部曰戎贊之用須如博者  
會各邊屢有奇捷法當叙本兵功博不自言上皆錫  
銀幣繇是嵩乃不敢復構博博一品考績賜羊酒鈔  
錠授柱國勳并以勳贈其三代上異數也尋詔支正

一品俸四十一年虜將大舉寇薊謀報甚亟上曰自博入我恒慮邊今秋必擾早策遏之博申飭邊塞使命絡繹而薊總督某者殊易虜乃東巡遼陽博拊几曰虜氛甚惡亟徵各路兵協禦猶懼不濟顧引重兵去遠徼是假之便道也今茲敗矣日夜十餘檄趣之旋虜已潰牆子嶺入矣虜薄近圻火光燭大內博夜宿部中前後上三十餘疏尋引去是時嵩先已得罪去博再入本兵且八年籌虜籌倭心力焦勞南北報功捷無慮數十次皆推功文武大臣不自爲伐四十二年兩考再廕一子入監疏辭上不許曰茲用酬功

且以礪世明年吏部尚書缺特簡博未幾上崩穆宗卽位博首請錄忠諫舉遺佚奏脩平宸濠功令新建伯王守仁子世其爵又以中外遷陟太驟政多苟且請漸爲久任法益得施行明年一品三考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讀書博在位久左右倖臣皆不便之時時譖博於上博歷辭廕許之又明年以覆畱都御史龐尚鵬有旨詰責博請謝去大學士李春芳尚書劉體乾等及兩京科道交章奏畱不報已而左右譖博者皆得罪上知博無他又明年再召爲吏部尚書治兵部事力辭不許是時西虜已納款九邊

名山齋 卷之  
防禦薊遼爲急博奏徵浙兵九千人復奏遣清軍御史徵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脫伍軍悉詣薊鎮以實畿左尋解歸神宗卽位召還吏部時一品滿四考賜寶鈔五千貫肥羜三上尊三十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廕一子尋覃恩贈三代如其官蓋以兵部臣一品四考惟博一人尋以疾乞歸再疏許之時博子俊民爲太僕寺少卿俊卿爲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詔皆許扶持歸蓋殊典云歸之明年卒年六十有六計聞輟朝一日諭祭賜葬贈太傅諡襄毅廕一子中書舍人博豐鬚偉貌音吐洪暢每談及生平履歷接人

遇事與夫九邊阨塞險要兵馬錢穀盈縮堅瑕今昔登降之故夔夔如指掌遇下有恩所至多見思每朝四鼓興危坐待漏祁寒暑無二雖位益尊益恪慎俊民仕戶部尚書俊卿武舉第一人又俊士亦舉進士譚綸字子理宜黃人父鎬以貢爲王府教授綸爲人恬澹好黃老言嘉靖中以儒士中鄉試連登進士授南祠部主事稍北遷庫部郎轉南職方居久之倭寇苦東南諸郡轉薄南京城門閉者三日綸一再募壯士五百人逐之雖未能撓寇然當事者指目綸爲知兵是時台之僊居黃巖新中寇郡兵幾萬人皆懼懦

遂補綸爲台州知府至則簡習精卒千人一捷于柵浦一捷于北嶺一捷于楊沙溪皆在旬日間以此益知名就遷浙江副使爲巡海使者綸悉散諸徵調一意練士著倍餼餉備器械厲威信必誅賞教之三月部士皆爭命死敵而會督府剿王直黨於舟山兵相距十月莫敢動綸伺賊登馬岡急擊潰之明日攻何家礮又大潰之黨無留未幾犯桃渚綸急走桃渚已又殺海門陴者登城矣綸急率衛卒搏賊又扼賊海門之南北路遇之於新河追殲之南灣浙中寇盡平陞參政轄海事如故當此之時江南平賊功惟綸與

胡宗憲爲最居亡何廣賊流劫江西時綸方丁艱家居起復擊平之改福建參政乞終制亡何倭陷興化又起復綸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綸期戚繼光犄賊渚林一鼓盡擒之俘斬二千二百有奇獲被鹵三千餘人衛所印一十五章然不自居功悉以歸前督府是時前督府方獲罪得藉以解陞副都御史復擒賊于福清之神前灣漳浦之玻璃嶺其他楊一蘇阿普藍松山等閩中衆不下二三千人皆誅滅過當八閩底寧得請補制居一年起巡撫陝西未至蜀妖人蔡伯貫倡亂改巡撫四川至則寇已平度川湖介移施

州衛設隆昌縣于隆橋驛遏蠻所出沒又平龍州薛氏則又改龍州爲龍安府皆得請蜀人大德綸又討除逆賊鳳總祖有功賜銀幣隆慶改元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尋召還明年以左侍郎總督薊遼綸謂鞏護京師宜莫謹備薊鎮備薊鎮無如注精戰具于是修壕塹創敵臺造戰車鳥銃佛郎機諸具甚設初綸在江南時與俞大猷戚繼光共事戎閒用浙兵得勝有所之必帥與俱往賊望見浙兵旌幟無不膝受刃及是請得南北兵兼訓練奏立三大屯營管鑰竟委戚將軍薊自是稱雄鎮虜相戒不敢犯居二年陞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理戎政明年以尚書理戎政是冬予告又明年起兵部尚書掌部事方是時三鎮貢市竣北虜三貢禮成粵東羅旁蜀中九絲平遼左征逆曾王杲及平虜堡之捷推功本兵三賜金幣兩廕子二益俸一加太子少保錫麒麟蟒衣各一襲亡何卒綸慷慨負奇節朝廷始終置綸兵閒綸亦始終以兵事自表雖無所授韜鈴傍畫運量若玩弄夷虜掌股上其志慮忠勁卽圍徼靖謐常若大敵肘足發極計慎畫猝有警輒欲奮蹀爲士伍先不敢晏處嘗言國家欲破虜者必得人爲總鎮將兵十萬東西往

名山藏 卷之  
來擊無畫地自孿或時出塞擣虛庶得志又欲圖復  
大寧安薊遼西稍移鎮偏關犄角宣大庶幾銷虜無  
大舉綸少時好黃老其後入官家居聲伎自奉增損  
海內曲調儷之和平號四卒腔至今優人皆用之卒  
年五十八贈太子太保諡襄敏追叙羅旁功世一子  
錦衣百戶

龐尚鵬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一年進士授樂平  
知縣表樹風聲政教大行召入爲御史命覈浙直軍  
餉發總制胡宗憲監軍鄒懋卿冒破之奸語侵相嵩  
幾中奇禍事竣復命猶執奏如前出按河南強宗縮

胸貪墨吏望風解印綬丁艱服闋入掌河南道理考  
察事科臣胡應嘉刺太宰得罪尚鵬疏救甚力且劾  
及輔臣郭朴尋按浙江浙江賦民大抵皆本天順間  
御史朱英所疏兩役法籍縣民分爲十年而統於坊  
里之長每一坊一里長率十人令民按丁若田五年  
而率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坊主宴里主饋日甲首  
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廷審諸役日均徭歲環遞  
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  
饗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四五兩者卽富  
者接田按田而率有加畝滿千金不數百不已於是



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富者不免詭畝逃役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館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顧役直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重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亦破碎生平構聚五百千朝居暮空貧者至不有其妻子與籠雞柵豚互牽引鬻市中相聚以哭於是每書榜則老胥黠吏巧播弄以網賄與詭者相唇齒而民病極矣尚鵬知此已久既至乃破除其法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顧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千率出若干錢與秋

租歲金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人給銀帖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役富者亦不入館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每丁不輸二十分眇細易辨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播弄用詔書行之名曰一條鞭浙人大便而江以南通行之礦徒倡亂促巡撫勦平紀驗其功次釋出幼少者千餘人西湖中大家種蓮藕取利占據相格間至傷命悉禁絕之還朝報命浙中排門香燈涕泣攀挽尚鵬車中亦淚下也改提督京畿學政嚴條

約立學規士習丕變隆慶初條陳時政數萬言擢大理寺丞時議興復九邊屯鹽陞右僉都御史行部次東昌疏劾內侍恩馳驛殺人御史以仁贓私狼藉并劾給事中齊陰壞邊餉言官憾傷其類思有以中之不得也尚鵬巡歷諸邊足跡殆徧與總督尚書王崇古入河套搗虜巢有功執政忌之竟不得叙又上會計錄言從古征斂煩多則民窮盜起天下遂大亂臣親視邊方生靈愁苦幾欲繪鄭俠之圖讀者咸壯其志次甘州爲御史部永春所劾下吏部尚書楊博曰龐君能臣特疏保留少輔高拱不悅傳旨切責勒博

致仕尚鵬落職九卿科道疏留不報萬曆初博召用尚鵬亦以僉都御史起督福建軍務至則罷商稅減寺租蠲宿逋五十餘萬踰年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張居正奪情復相論者俱得罪尚鵬移居正書申救居正不懌亡何坐報最以簿書年月少誤被給事中陳三謨參奏回籍居四年卒三謨居正黨也尚鵬忠介慷慨有才有膽其立朝知有法紀而不顧一身利害其當官知恤民艱而不避一時讒疑海內縉紳倚重焉天啓初諡

臣郎曰楊博譚綸龐尚鵬皆一時能臣博綸善治兵

名山藏 卷之 基  
尚鵬善治賦而楊博在嘉靖朝尤爲主上所倚毗可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爲鞠躬盡瘁君子矣

葛守禮

陸樹聲

葛守禮字與立德平人嘉靖七年山東鄉試第一遂成進士授彰德府推官有大獄坐與盜者連數郡守禮鞫無驗悉論出之大吏易守禮儒生耳何知吏己更以他疑獄試守禮守禮平亭盡允大驚服擢兵部主事郎儀制寧府既除弋陽王攝寧事請得置旗尉如故守禮不與曰攝寧也繼寧耶出爲河南提學副論士兼德藝遷山西參政冀南兩郡藩宗暴橫至

匿亡命行劫監司莫誰何有徙署於他治者守禮至仍故部署彈壓兩郡悍宗皆斂跡陞山西按察使鴈代寧府閒居民多自墾田或告晉王曰府中牧地也王奪之居民譁謀構兵守禮法其首難者仍歸田於民令有司歲收其田租抵宗祿陞陝西右布政轉左秦王亦以牧地故利民田立石其壟上民爭訟不決守禮什壟石告王以晉事田亦復歸民入覲佐計所署卑冗吏老疾失真者輒與白吏部尚書曰若是則計簿舛耶守禮曰此皆去省會遠第取具文書實未嘗見其人今乃見之舛在某也陞副都御史巡撫河

南尋陞戶部右侍郎督餉宣大山西改吏部右侍郎  
三攝部事大抵綜名實振淹滯抑僥倖銓法多所更  
定而貴勢皆不便之陞南禮部尚書相李本署吏部  
事希嚴嵩指以地震請考察廷臣分三等爲去留守  
禮以衰庸罷留一等則吳鵬趙文華嚴世蕃諸人時  
論譁然隆慶改元起戶部尚書時國計詘甚守禮請  
益鑄錢以便民平估以便商尋徙南工部尚書以母  
老終養母沒服闋起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是爲萬曆初年再察中外察務絕朋比黜儉壬一歸  
於平直而尤重貪殘之禁守令坐受財及酷烈者劾

繫詔獄窮治吏爭自祓濯矣久之以老力求去守禮  
立朝四十餘年侃侃一節義所不可引是非爭大體  
絕不伺他人意指有附麗而亦未嘗自便爲隱情在  
隆慶初相高拱以藩邸舊臣當事快恣相徐階積不  
能平百計逐拱白吏部尚書楊博都御史王廷及六  
官之長各率屬疏劾至臺省庶官交章論奏穆宗故  
眷拱見拱彈章滿公車不得已策罷拱守禮時爲戶  
部尚書獨不論拱戶部左右侍郎徐一桂者拱同館  
也劉自強拱里人也詣守禮請守禮不應曰人各有  
見某自見不論高公耳何必同兩侍郎不得守禮疏

乃自作白頭疏上之守禮自求罷居二年拱再相德  
守禮召用之時自強方尚書刑部拱從容語曰向者  
公疏可無白耶自強曰疏之不自今日安得尚待公  
拱曰葛公棄不佞耶守禮卽以見德於拱得復用顧  
見拱快恣如故終不附麗之拱亦少疎矣其後拱坐  
王大臣事守禮又與楊博力周旋於張居正所人以  
此稱葛公長者守禮自少至老服儉如一日不知有  
人世雕靡事年五十時其妻爲之來侍姬而強之守  
禮召姬侍姬直當前守禮卽拂衣出旣數年妻召其  
姬家返之處女也嘗上疏禁戲劇東省讌新進士御

史用故事召戲不敢白守禮以告相殷士儋士儋東  
人也守禮面斥御史士儋曰某實命御史守禮曰某  
疏禁安所得旨旨實擬內閣公自矛盾耶揮出之卒  
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端肅孫曦亦萬曆中舉山東  
第一成進士

陸樹聲字與吉華亭人陸宣公之後也其父始孩而  
孤鞠於外家從母姓曰林嘉靖二十年會試第一爲  
林姓至隆慶初始改云樹聲少貧與其弟德同出爲  
贅壻登第六十年立朝不盈數載每遷一官輒以病  
罷嘉靖數十年間海內清望樹聲爲第一自其爲吉

士移疾歸里其後告滿詣闕相嵩柄國官無大小皆有定價而館職尤重嵩子世蕃知樹聲無所挈第使人索松江綾子二百疋曰當以翰林子陸君樹聲謝曰翰苑本不敢希又實無一綾惟公所置之遂不往謁次相張治樹聲座主也爲解於嵩嵩曰彼陸生者何其徑庭治曰蠢人也不足與較嵩乃令出試以南宮舉首不得已授館職而意終不釋然治乃爲樹聲具錦幣四雙白金四十使一翰林介之謁嵩樹聲往至門則治所遣持金幣者已在嵩門下出刺授樹聲使自爲獻樹聲大愕怡告之故樹聲不言懷刺入一

揖卽出終不出刺嵩送二人出見持金幣者立門左問爲誰樹聲曰不知竟出嵩大恨樹聲授職未幾又以告去矣數告數起歷南雍南部時徐階當國樹聲同里人也落落穆穆萬曆改元以禮部尚書召踰年與內閣居正持前輩禮甚抗又以論事不合復稱疾求去二十六年樹聲年九十守臣以聞天子遣官存問加秩一品爲太子太保久之卒諡文定樹聲居嘗閉門宴坐焚香啜茗啓處服御笑飲在所休休然其和光綴接里之執經問道與士大夫東西行禮於其廬者不擇賢愚少長皆意滿去王錫爵稱其道不苦

空而禪不標熾而儒不垢俗而隱弟樹德都御史以方嚴稱

鄭世威

吳嶽

譚大初

鄭世威字中孚福建長樂人嘉靖八年進士方總州題其齋曰志樂顏瓢貧甘范甌弱冠舉于鄉既成進士會臺臣闕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世威曰纔脫章句躡司耳目耶授戶部郎丁艱改刑部出爲廣西按察僉事尋改廣東丁內艱復除江西貴溪相言再召入相諸司往賀開角門延入世威便却退呼閣者曰相國尊然奈何令邦大夫縮縮旁趨還吾刺去

耳門者開中門乃入相言未子也汪巡撫玄錫偕相有事上清宮名爲祝釐世威從諸司往拜祝祝詞乃知爲相祈子拂然不拜出轉浙江布政參議言再相過武林世威復不與諸司郊迓也轉江西按察副使時分宜嵩代言族黨醜暴張於言矣世威輒用三尺繩治有抵重法者獄具矣巡撫傅將改論世威持之不能奪也能憲副者嚴姻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世威鬻以賑饑熊持相手書求抹不得遷四川參政念分宜終螫已投劾歸歸而薪粲不贍耕鋤自力且十年分宜敗中外交薦起湖廣參政南京右通政隆

名山藏 卷之  
慶初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副都御史華亭相階  
爲王守仁學廷議有舉守仁從記者世威言王守仁  
治世能臣也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庸德有不  
足矣且其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  
屏不用將有毫釐差千里失者與守仁同時講學者  
泰和羅欽順惠安張岳世稱賢大夫兩相指擊其謬  
守仁辨不能絀蓋守仁以名勝欽順岳以實勝實之  
與名相去遠矣階不是也顧其事亦寢轉南京侍郎  
改刑部侍郎會有詔採珠及珍石世威疏納忠諫崇  
節儉不報遂乞骸歸歸而耕鋤如故里中不知侍郎

云世威副使江西時議清贖緩備庾賑且謂升石而  
徵之筐篚而縻之是奸國法也取盈于公廩而尾閭  
于權門是奪民命也纒纒千言讀之惻切至有缺以  
傳者通籍數十年朝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農  
民處一本之至誠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  
先語日誦繹之錄其精者獨証于心曰心嚴師爲師  
心直諒爲友展也宋儒實獲我私年八十二卒禮官  
言其歷官權貴之鄉媚竈是耻辭榮寂寞之野杜門  
自高人謂盡之賜祭葬贈尚書諡恭介  
吳嶽字汝喬汶上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戶部主事



郎中知廬州保定二府爲郡責大體而已而以聖賢之道望其民守廬州諭廬民母有不孝弟母怙侈母鬪狠毋惡聲聞里中毋崇尚浮屠婦女不蔽面毋途行別民善惡於旌善申明二亭置社倉設社學藥局鄉約朔望視學講經義一如國家成法廬人民化之守保定仁愛明敏未嘗用意摘發而自胥吏隸卒以至市猾田疇無敢越軼皆若通貫爲一心保定繼來爲守者唯有嚴清與嶽竝名而嶽德及民尤深且厚累官左僉都御史巡撫真定嘉靖末年見相嵩虐焰移疾自免屏居南旺湖上茅屋薄田粗終居食日惟

披閱禪經默坐一室客有過者亦時出見或畱設食食不過數器脯菜居太半殊不出謁謝時遊行跨蹇驢而已或諷其矯嶽曰某罷吏居家未嘗一用邑中夫役自覓輿夫力又不能老又不能騎跨蹇驢取便適非敢矯也旣數年相嵩罷徐階當國起嶽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郵遽持檄喧闕嶽宅僕人言狀嶽方趺坐行氣搖首且止僕走立門外可炷香頃乃下索檄觀之擲不更視親友從吏乃出就徵一時士論翕然得人隆慶初大計科臣有異議疏入畱中嶽詣政府抗辭曰請閣下視故事有考察去官者而科臣

敢留之否公母傷國體也閣臣悚然疏尋下既遷南京吏部尚書以老致仕獄在南京抑浮薄杜僥倖務節儉以變風俗爲人耿介端方清操絕俗守廬時以艱歸途次陰雨持廬蓋以行至家返之歸自南都廳事不備假僧寮而見客卒賜祭葬諡介肅

譚大初字宗元始興人嘉靖十六年應貢復領鄉書以貢資還公帑連登進士出跨蹇驢而已以憂歸赴選授工部主事痛革積弊不遺餘力久之復以憂去起補戶部選爲戶科給事中歷兵刑左右給事奉使開封餽遺一無所受擢江西按察副使獨振風紀直

民枉抑視權勢貌如也清戎多所開豁御史以失額爲疑大初曰失額罪小殃民罪大理驛傳嚴革冒濫撫院或借資庇其故人亦峻拒之過者多避道去嚴嵩親黨屢奪人產大初廉得實悉麗法秩滿年僅五十具疏乞休不許擢廣西參政桂林澇米價湧請督府開倉發糴便宜賑恤存活以十餘萬在事二年值妻子連喪疏乞解職嘉靖末年召起河南右參政連擢南京通政應天府尹三奉詔書不敢復辭穆宗卽位疏乞以參政致仕不許晉工部侍郎遷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貴戚權璫侵民田土必躬覈履悉歸侵

於民力薦僉都御史海瑞可大用累乞休不許轉南  
京戶部尚書復引疾乞休致仕家居田不滿百畝讀  
書鼓琴時人罕見其面卒年七十五詔賜祭葬閩人  
戶部尚書馬森謂生平所見清節二人粵中譚大初  
及汶上吳嶽也子音以貢歷上石西州知州有廉直

年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為撰

臣林記 關析

盧熙 熙 青文勝 馮 堅 周公輔

陳 雅 張 昭 徐 珪 葉 錄

盧熙崑山人洪武四年以人材被薦為睢州同知時  
天下初定戶口彫耗歲復洊饑熙到官一意休息之  
亡何州守缺熙為假守清軍御史缺急必得軍所至  
凌轢藩府鞭笞長吏吏莫誰何第籍民應之熙曰民  
且千繫尺籍者百之一軍則軍民則民吾為長吏可

誣民爲軍耶詣御史曰明臺必欲籍軍軍則盧同知御史械繫州曹吏且劾熙阻格詔書熙不顧也卒於睢無一金之藏僚列爲其殯櫬行之日兩甚吏民輓哭塞道野夫田叟皆爲制服熙兄熊守兗州亦廉公能其吏

青文勝

一作紋盛

四川大寧人洪武二十四年以庠生爲

龍陽典史地濱江率陷沒民盡逋散縣稅額三萬七千有奇虛額而已時賦額初定撓令者必重譴文勝走闕下上書言狀三上三不報歎曰吾爲民死自經於登聞鼓下太祖聞之而使覈之得蠲免三之二龍

陽人祀焉其妻子不能歸贖之公田百畝弘治中提學陸鈇爲龍陽人私諡之曰惠忠

馮堅者未詳何許人洪武末任南豐典史均賦稅鋤奸黠民作德政謠歌之曰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濁酒盈呌囂墮突不聞聲後嘗建言九事上覽之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多可嘉也擢堅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周公輔

中爲寧海丞邑有瀕海塗田五十餘頃

不勝稅公輔爲民請命未施行縣復被檄役民二萬爲象山縣築堤黃巖縣浚河大府吏曰不可慢公輔

曰吾縣當築當浚者殊多歲之不易無敢輕役民乃役民爲旁縣復欲以聞同官曰君奏未行又再奏耶公輔歎曰古有屍諫死吾身而有救於民庶上聞之乎遂雉經於官舍邑民走弔哭失聲曰公爲我死而爲我圖天乎天乎

陳雅晉江人正統中以監生任宣城縣丞潔己惜民攝邑遇旱引罪責己自枷其項署曰皇天不下雨陳雅不開枷天遂大雨

張昭蒲臺人天順中爲忠義前衛右所千戶吏劾奏石亨曹吉祥賣官以三千計直隸山東饑上言六事

大請賑濟皆見施行後任南昌司獄司司獄學士張元禎語之曰子官甚卑而論甚謹而陰功甚大金匱之編永世有辭

徐珪應城人弘治中爲刑部典史時太監李廣用事掌東廠者皆其私人輒迎廣意旨羅織人罪有千戶吳能者貧千戶也出其女滿倉兒付媒氏鬻之以餬口媒氏乃以滿倉兒鬻之樂婦張謬告能曰周皇親家買之樂婦張攜滿倉兒入臨清州爲娼者三歲復挈歸一再鬻而屬於樂工袁璘而千戶能已死矣有告能妻聶氏女所絲聶氏從璘所訪之滿倉兒恨其

母鬻鬻之樂人鬻又再三轉不母之也聶與其子政攘女以歸璘失滿倉兒則訟聶於刑部尚書白昂使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聽其辭判女歸聶璘不服答之數日死凡獄中有死屍故事主事一人御史一人相埋之相璘屍者爲主事孔琦陳玉第狗吏件報詞曰病死既埋璘妻白件求屍件又不告之處走訴東廠掌東廠者太監楊鵬鵬之姪嘗私於滿倉兒又雅以請囑啣哲陰使旗尉教令反異考掠聶令毋敢他言乃執而庭訊之樂婦張與媒氏及滿倉兒云非聶出一口而曰聶氏女媒則先鬻之周皇親家矣鵬遂以

奏上下哲等錦衣獄曰人倫民命之至重三法司錦衣衛必究實則索女皇親周或家或故未嘗買女也而聶張久執一詞不決乃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官朝聽之始知哲所斷是左都御史閔珪等奏哲因公毆人至死罪當徒爵琦玉及聶之子政皆不應罪杖珪上疏言臣胥也役於刑部三歲矣每見鞫問賊囚多從東廠鎮撫送至囚有言旗尉挾私誣陷者有言旗尉代人報讐者有言旗尉受首惡財以之爲從令傍人抵首者東廠一切任其擅刑誣服送至刑部刑官擬罪但據送詞更不體究縱使洞見真情莫敢擅

改一字往者臣雖知之猶未謂然今觀哲事乃深信也夫滿倉兒之獄丁哲所斷甚允太監鵬其姪嘗私是女且素憾哲而欲中之乃因袁璘之死令賈旗尉者教女密令反異而與旗尉勝私拷聶氏使自誣伏遂妄委罪刑官偏酷故勘蒙亂成獄皇上下令法司錦衣會問莫敢辯雪必待朝鞫乃貢真情羣臣之畏東廠此一徵矣且既知滿倉兒爲聶氏女女不母母罪不容誅而僅擬以杖哲與聶子政等皆無罪被誣反加杖徒一事之微輕重不衷羣臣之畏東廠又一徵矣臣因此益私爲昔年枉死諸人嗟嘆不已乃知

傷天地之和召四方之災有繇然也臣願陛下戮楊鵬叔姪并賈旗尉及女于市旗尉勝等與鎮撫司官謫戍極邊丁哲孔琦王爵陳玉各進一階以酬誣辱之苦從茲革罷東廠永不開置不則推擇謹厚中官如陳寬韋泰者用當此任仍選大臣一員與之共理鎮撫理刑推選在京各衛及刑部主事一人同蒞其事毋專用錦衣庶幾旗尉莫敢擅刑小民不至誣累夫臣不難卑賤之身爲民請命披露至此顧一介微軀前後左右孰非東廠鎮撫之人臣將不免虎口願斬臣首而行臣言給臣妻子傳食送歸骸骨臣死虎

口不若死國門之下上以珪妄誕命等考訊之坐  
奏事不實擬贖還役大理寺卿王軾等審允以聞上  
又責都察院何不具實奏請大理輒輕允之使各疏  
對既對竝罰俸珪贖徒畢發爲民而哲等獄辭不得  
命者久之刑科給事中龐泮等以爲言乃命滿倉兒  
杖畢送浣衣局哲資給袁璘埋葬發爲編民爵琦玉  
皆贖杖還職居頃之戶部進士孫磐奏近言官忌言  
最甚粉飾循默苟且塞責而排寵幸觸天聽者反出  
吏胥之賤臣竊羞焉請定建言爲四等不避艱險亢  
彈貴近者爲上上激揚補拾爲上等建白裨體要者

爲中等粉飾苟且者爲下等因此以定不次之擢平  
調之除黜罰之令則言者莫敢妄言而直者有所兢  
勸上下其奏所司十一年刑部主事陳鳳梧疏珪忠  
直請錄用之上亦知珪下吏部奏授桐鄉丞明年并  
哲亦予官珪後歷贛州通判有平寇功加知州尋致  
仕

葉錄同安人以貢士爲常山開化二縣丞爲開化興  
文學除奸豪門廡肅然公退則荷畚蒔蔬編竹爲器  
身農圃事每食一蔬而已參政方豪者其部內縉紳  
訪其解出王瓜青榴及閩中檳榔與共延款民號爲



名山藏卷之  
一葉側任終感恩知縣

昔亦年  
直齋錄  
麟士下其  
臨之剝  
蘇中筆錄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外記

志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誠哉是言也建文君即神聖無過高皇帝其臣雖賢無過宋濂劉基陶安諸長者高皇帝立法貽謀垂之萬世夙興夜寐恒如不及使諸臣博稽典故而斷之獨思凡治世立教之道蓋大備而鑒之前古為子孫者遵行其所並維持其所廢雖有辟王可賴前哲建文君擱然皇祖之典刑馳騫三代周官之治固已遠矣且所以變政易令者徒

區區名號位分之間未嘗深求古先聖王精意之所存君子之道施絲親始周人大封諸姬宗盟後異姓建文君隆思廣大寬通之理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也而卽位半歲周齊湘代岷死徙囚迫豈不曰晉王廢周王遷潭王殺高帝爲之矣父可得諸其子者兄之子亦可得諸其叔父乎主人之居室也無以取侮市道之人突然鬪其家可閉門而鞭箠之童子持杯羹自喜榻然恐其傍人有欲之之色不奪之亦戲之矣天下之事大之足以制勝畏之益以名敵以釁與人使得爲詞者乃有國之深弊惜乎齊黃諸臣

過謀之君過聽之也今夫能以祭器祀其先人者一有子孫不享其胾飲其福酒主人必以爲耻曰未廣其先人况夫富四海有天下者哉鄙人何知天佑命者爲有德其闔宮自焚子弟不得終先人血食斬焉非不幸矣然而乘人之敝車者不以折輟不抹登人之壞舟者不以遇溺不拯以諸君子之材上者通經學古次亦明韜習匱可以效攻戰今不徇溝瀆之諒皆足附鳳攀龍垂名後世而前戮旣酷後烈方適且欲以其九牛之毛維天地而參三光若此者亦足見高皇帝餘教之未衰而建文君尊賢敬士求仁義者

名山燕 卷之六  
之報矣人有兩妻人詭其長者長者詈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人則取其長者故夫陳植以遇害得葬李貫以不諫受詰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夫諸君子者亦文皇帝所欲得以爲臣者也

兵部尚書齊泰者初名德溧水人太常卿黃子澄者名湜以字行分宜人也洪武末年雷震謹身殿上禱於郊擇九年亡過者從泰以禮部主事與而子澄以進士及第選東宮伴讀上竝重此兩人久之泰繇兵部郎中進爲侍郎而子澄爲太常寺少卿上閱

邊將齊泰盡能舉其名邊方要害幾所甲兵幾何泰出簡袖中甚悉上奇之以爲兵部尚書及大漸受顧命輔太孫太孫卽位爲建文君以泰顧命子澄舊學信之使參機務凡止諸王母會葬高帝王屬三護衛不得節制他文武吏有罪國輒除其說皆自泰子澄發之周齊湘代岷相繼煽動泰與子澄請徙周代二王於邊降齊岷爲庶人責討湘王王懼焚死成祖時在燕邸威形出五王上齊湘之辭連燕燕王亦削讓泰與子澄日夜謀翦燕矣燕王見五王者不得自全又聞密詔且見叔乃以高皇帝訓起兵檄天下索誅

奸臣於朝坐泰子澄爲首建文君使耿炳文李景隆等先後南出皆泰子澄居中調度景隆數敗燕兵日振建文君則陽逐泰子澄謝燕陰使居中如故燕固疑之不罷兵已而盛庸捷東昌建文君喜召還之已燕兵急則又竄逐籍其家謝燕燕謂帝終不明誅泰子澄益治兵如故居亡何燕渡淮泰子澄捧詔四出募兵而王已卽位皇帝下令有擒奸臣者爵三級爲從者二級首擒叛逆者二級爲從者一級所懸捕凡二十九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禮部尚書陳廸文學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

黃觀大理少卿胡閏寺丞鄒瑾戶部尚書王鈇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吏部尚書張統侍郎茅大芳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宋徵卓敬修撰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子澄至蘇約其知府姚善勤王聞都城破乃謀入番求兵道見獲而齊泰募兵廣德辱其自馬欲更出他郡馬勞辱汗亦爲人所得上皆族誅之籍其妻女姊媳教坊群亂以教坊子弟僅泰一子六歲得給配子澄一子變姓名爲田經以免其後二十九人者王鈇

鄭賜黃福尹昌隆張統服罪見宥餘皆誅又其後增  
奸臣名合前五十人而徐輝祖葛誠周是脩姚善鉄  
鉉等爲之首仁宗卽位曰方孝孺諸臣忠臣也其姦  
屬發教坊工匠軍伍爲奴功臣家今有存者悉赦歸  
給還其田土恭子歸其一女在教坊時韶舞陳儀陰  
畜以姝子至是嫁良家而田經亦復其故姓

陳迪字景道宣城人祖宥賢以功爲撫州守禦百戶  
迪幼倜儻有志操洪武開辟郡學訓導爲郡太守草  
表賀萬壽太祖覽而異之久之薦通經除翰林院編  
脩累遷侍講出參議山東捕蝗弭盜東人德焉久之

丁內艱奪情爲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  
蒙諸蠻亂迪用土兵擊破之建文君卽位徵入禮部  
尚書授特進榮祿大夫會水旱迪請命法司擇廉厚  
吏分詣郡國審覈獄囚所在招撫逃亡免其賦皆見  
施行加太子太保予兼俸辭靖難師起受詔督軍儲  
過其家門不入及聞變赴京成祖責問之嫚罵不屈  
遂收其子鳳山等六人同日棄市鳳山臨刑而泣迪  
怒叱之罵成祖成祖使脰六人者鼻舌嘗迪曰悅口  
否迪曰是忠臣孝子之肉云胡不悅爽人口者其有  
在矣遂俱斫死姻戚連坐亡筭迪死人從衣帶中得

其詩及五噫之詞蒼頭來保拾廸骨歸葬計家橋姻戚之連坐者掘而投諸湍成化閒寧國通判陳紀具衣冠重葬之碧泉山郡人私謚曰靖獻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寧海人師事宋濂尊上其學兩薦入官太祖讀其文奇之與之宴使覘之岸然自異太祖曰老其才可以遺嗣君以爲蜀獻王教授獻王恭儉好儒尊重孝孺甚表之曰正學建文君改官制翰林增文學博士一人以通經博古者充之孝孺自侍講學士任其官爲特選一時詔命猷議無不倚孝孺孝孺之平生傑然必爲君子也賤文章而

貴道德耻刑法而尊教化慮無不發明聖學敷陳王道當是時天下皆以孟軻韓愈復生孝孺亦自以遭遇時君當世無二奮然謂三代仁義禮樂爲必可師田必可井閭必可比刑必可措何其勇也哉嗚呼天生用世之才亦艱矣通今之士多循好古之士多迂故夫時平可以興治世急可以撥亂求之不窮者命世之豪傑也以孝孺之自持如彼其高遇主如彼其信令遵高皇帝之遺脩明其政教惇厚其德澤其君虛已而聽之憑以高皇帝餘烈可以成化惜乎好古太堅求治太銳欲以一人之身挽回數千年之世道

而皆必自巳出余讀其所者深慮治要官政民政諸篇大要謂善治民者以仁義禮樂爲穀粟慶賞刑誅爲鹽醢常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見吾法之可畏則巳爾信斯言也誠棟時之良藥矣易名號改官秩其事不足以興政教顧亦狹小前人而紛更高皇帝之制先王之道仁義禮樂莫大乎親親在廷諸臣可以得建文君者莫孝孺若也而刻削太驟至於骨肉嫌猜坐生蕭牆之禍尚晏然講周官之法謀及行閒割地而始窮又何踈耶抑天之所廢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哉建文君旣亡孝孺斬衰夜哭成祖待以

不死不屈繫之獄使其徒廖鏞廖銘說之叱曰小子從予幾年所矣猶不知義之是非成祖欲草詔使出之孝孺持服入見拊膺擗足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母自苦予初心欲輔成王如周公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孝孺曰獨無其遺孤成祖曰國有長君社稷福也孝孺曰獨無其介弟成祖曰先生休矣吾家事耳趣爲我草詔孝孺大書云云擲其筆曰死卽死耳成祖曰卽死甚善吾固能族人孝孺曰族至三赤矣成祖曰吾能四遂命裂其口至兩耳復錮之獄大収其朋友門生每収一人輒示孝孺孝孺益不

顧乃盡殺之然後出磔之市臨刑爲絕命詞曰天降  
亂離兮孰知其繇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  
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凡刑七日乃亡  
宗族親戚朋友爲孝孺誅者千有餘人古今成仁之  
禍烈未加此也嗚呼成祖威武宏遠求士如饑渴今  
孝孺與三楊蹇夏諸人樹勲當時固將列彝鼎勒景  
鍾又今稍掩剛愎以存堂陛之詞亦可及身而止死  
者埒於市矣猶然轟雷霆赴水火如枕席其心有所  
必然也孝孺死浙東之仕於朝者以身殉建文君獨  
多於天下故夫行有勸而德有風孔子曰志士仁人  
其斯人歟其斯人歟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臨江新淦人其先居淦東東山  
父僖徙三洲上善爲詩洪武閒以起居注直言忤旨  
謫廣德州同知後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子  
寧遊淦庠與金幼孜相善相謂曰子異日必爲良臣  
我當爲忠臣洪武十八年以進士入對上發策曰朕  
稽古名世者惟敬事而畏人神趨事以歷知涉難以  
立志日運不息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其所以  
繇是大輔人君福臻黎庶朕統一華夷官遵古制律  
倣舊章孜孜求賢數用弗當其有能者委以心腹多



面從而志異純德君子優以祿位但能敷古於事束  
手中才下士廉耻無知身命弗顧造罪淵深永不克  
已彰君之惡若非真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  
無已奈何爲治爾諸文士雖在建學之秋未博乎庶  
典但能條陳可否則知利鈍旣承朕命悉乃心力志  
根名世在斯始舉子寧對曰陛下以得人之難詢草  
茅之陋謀之可謂廣求之可謂功矣臣不知陛下果  
能聽之與抑姑試之與雖然君以名求臣以實應好  
言以招禍觸諱以亡身非臣敢恤也陛下所謂敬事  
而畏神人此唐虞三代命官之語也陛下臨御十有

八載孜孜求賢至於數用弗當雖臣亦疑之夫人君  
之道在知人知人之職在任事君有知人之明臣有  
任事之責故唐虞用人必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  
必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未嘗造次任之也陛下  
孜孜求賢而數用弗當者亦察之不詳用之太驟之  
過也陛下擢用天下之士責望非不深委任非不專  
然迄無報國之效何耶徇名而不求實之故也古之  
用人者必其人之足當是任而後用之不疑今則不  
然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且天下之材  
生之甚難成之尤難陛下旣知生之成之爲難又忍

以區區小故而卽付之刀鋸斧鉞之地哉漢武以英武之資朝奏暮召小不如意誅戮隨之以有限之才縱之無窮之誅若此無已奈何爲治陛下興天下之學較育天下之賢才而教之之術未盡故士之成就者未至也臣願陛下選師立教求胡瑗之法立治經治事之科歲考其成則成德至矣能詳于始則可略于終能勞于先則可逸于後陛下命臣以志根名世自斯舉始是欲臣以古人自期也臣報陛下請服膺敬事畏神人一語至于阿曲求恩逢迎將順非臣所學也策奏帝覽而善之擢第一甲第二賜進士及第

授翰林院脩撰子寧性資英邁至是益以名節自砥文學行誼一時推重其居母喪力行古禮服闋除翰林院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與方孝孺特見信用陞吏部左侍郎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尋遷左副都御史會御史府成改御史大夫靖難師起李景隆出師亡功召還子寧從朝班中執景隆數其觀望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臣備員執法不能爲陛下除賣國奸臣有餘罪卽陛下赦景隆必母赦臣因大哭請死建文君爲罷朝燕王旣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脩上書指斥當事誤國下群

名山癩  
卷之  
臣議當事者盛氣詬兩人子寧曰國事至此尚禁人  
言乎諸公第勉之而已成祖卽位縛入見語倨彊不  
止使斷其舌子寧探舌益大書殿輒不遜益入於輒  
有隱隱色遂命族其家姻黨被誅者百五十一人戍  
塞者三百七十一人女瓊瓊入浣衣局宣德中赦出  
子寧死百餘年胡議割淦三州爲峽江縣峽淦人爭  
祀子寧至貽書相詢臨江太守乃使二縣並置子寧  
祠子寧有後在長樂天啓中叙忠臣之裔官其孫孫  
夢子寧來語汝勿做他家官亡何其孫死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貴池人學於元黃昇洪武二  
十四年以會試第一對策大廷太祖覽而嘉之復擢  
第一繇翰林歷尚寶司卿禮部侍郎革除閒增侍中  
員次尚書以觀爲之仍掌尚寶事觀與方孝孺並爲  
建文君所親靖難兵起屬觀草詔告天下及渡淮銜  
命徵兵上游諸郡舟抵安慶聞金川門不守歎曰吾  
妻素貞其死矣夫招魂而祭之至建德聞曰宮已焚  
失帝新皇帝帝三日矣觀謂舟人曰羅刹之磯湍棹  
可鼓也至磯服朝衣東向再拜投湍死舟人撈之得  
其冑棕珠系成祖捕觀急人以其帽系獻成祖疑觀  
或尚在族其家逮其姻黨百餘人而觀妻翁氏城破

時果死翁氏者池口人成祖登極而問璽曰尚璽者誰也已知爲觀命執其妻子得翁使象人妻之象人將翁至家出市酒脯欲與成婚翁携其二女及家屬十許人自湛通濟門河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嘗題詩鄱君廟太祖征漢時見而奇之問知爲閏名立帳前久之官都督府經歷建文中以直諫著名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少卿數與齊泰等圖圍燕壬午七月不屈誅一子論死二子戍邊妻配象人女郡奴錄教妨煎墨汚面誓不辱後遇赦歸貧無依止閭里兢資遺焉曰其父忠年五十六終

尚處子鄉人私謚曰貞姑萬曆十二年恩詔至風自縣庭捲入雲中久之仍墜故處人謂閏英爽尚存鄒瑾吉永豐人爲大理寺丞監察御史魏冕瑾甥也瑾議論磊落而冕勁直有聲靖難兵至城下都督徐增壽私謀開門應燕瑾冕與同官十八人者粹增壽於朝大呼請戮聲聞禁中宮之焚也或謂冕迎附冕厲聲曰使吾二人改其臣操以事明君必所不庸不如死也乃皆自殺

郭任丹徒人或曰定遠人廉慎有吏才仕戶部侍郎治粟足軍興不屈誅子一一坐死一戍廣西三女給

名山藏 卷之  
配於象人

盧迥或曰珙僊居人喜飲酒歌詩不屑曲謹以戶部侍郎不屈長謳而就刑

侯恭南和人以刑部尚書轉餉淮濟諸郡至高郵被執不屈文皇卽位誅弟敬祖子玘皆坐死妻配象奴子京兒繫獄不知其所終

暴昭潞州人洪武初繇國子生授大理寺司務耿介有峻節歷官清儉布衣麻履而已建文初以北平參政防燕又以刑部侍郎充採訪使於北平又以刑部尚書領平燕布政司於真定成祖卽位昭出亡被執

及見則大罵命誅之拔齒截肢不已也斷首乃絕

茅大方名誦以字行泰興人博學能詩爲人敦大和雅不諂不亢辟典教本邑以考績入對高廟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之董仲舒曰亦王相累官副都御史寓詩淮南守將忠義激烈聞者壯之壬午八月與其子順童道壽同日棄市久之幼男文生亦論死有孫二人俱死獄中

陳繼之莆田人爲戶科給事中多所建白內難平不服誅父母發充軍道死妻子配象僕

董鏞不知何許人爲監察御史時時誓其同官諸將

所不與燕力戰者露劾之靖難後坐逆黨死家徙邊  
曾鳳韶廬陵人爲監察御史燕王入覲繇輦道不拜  
鳳韶廷言殿上宜展君臣禮宮中乃叙親親朝班肅  
然建文君欲使燕亡往者鳳韶請行至燕燕軍不納  
用風箏致詔靖難後鳳韶方在家召復爲御史不赴  
尋加侍郎又不赴爲憤詞刺血書襟曰死或有知可  
以不媿吾鄉文天祥矣因屬其妻李氏子公望斂我  
必以襟毋易也遂自刎年二十九李氏亦遂死

王度字子中歸善人以明經薦監察御史彈劾不避  
權貴與齊泰黃子澄等調度兵食東昌小河之捷竝  
川度策壬午成賀縣坐出不遜語夷族

高翔朝邑人文學矜名節洪武中以明經徵監察御  
史多所論奏成祖名翔翔喪服入見大哭遂族之沒  
其產發其先墓雜燒以犬馬骨揚其灰加賦給產家  
曰今世世怒翔也

宋徵不知何許人爲宗人府經歷上疏請削有罪藩  
王籍諸王皆怒耿炳文李景隆戰數敗徵謂其有貳  
心屢與盧振謝昇牛景先請誅之靖難後縛至不屈  
死并殺其孥而振昇景先亦皆死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少讀書山中嘗夜歸驟風雨失

道遇虎謂兕牛馮之比至門虎也洪武中以進士除  
戶科給事中好直諫嘗乘間爲太祖言諸王服乘踰  
制宜裁損太祖笑內之歷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  
朝敬密請徙之南昌建文君大驚寘其奏袖中曰燕  
骨肉王室何得爲此言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敬  
丰姿英偉談論峭拔讀書十行俱下過目不忘博通  
天文地理律歷兵刑諸家成祖亦知其名旣入使召  
之曰前日謀徙燕者非爾也乎敬曰然故帝誠以臣  
謀徙王王故王爾帝終憐其才繫之獄使諷之終不  
聽姚廣孝曰昔者夫差不殺范蠡蠡卒滅吳王衍不

殺石勒勒終死衍敬誠見用上有今日邪乃斬之夷  
其三族臨刑從容歎曰敬備員大臣變起宗親無片  
籌半畫負故主地下敬罪浮於死旣死屍經日如生  
成祖歎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准得一卓敬厥後編脩  
劉球私諡之曰忠貞

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篤志力學洪武初與楊太中  
葉見太方孝孺林右竝徵辭還久之薦僊居訓導陞  
漢陽知縣建文初召爲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又言  
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若醫去疾若農去草  
急於去疾或傷體膚嚴於去草或損禾稼體膚疾去

宜燬其血氣禾稼草去宜培其根苗又論行限田以  
 數千百言靖難師渡江叔英募兵廣德聞都城破仰  
 天慟哭夜留題儿上沐浴具服書絕命詞衣裾聞  
 經玄妙觀之銀杏樹下妻金死獄二女死井中弟元

默變姓名匿市賈為鄉人金寬所識告成祖捕斬之

劉其屍題儿詞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死然燕不慚於後世絕命詞曰人生穹壤間忠

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甘肥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

連楹襄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授翰林院左春坊太子贊善啓沃甚多高帝美其剛正改為御史久任之

十餘年靖難兵起與御史姚鏞相誓死廷臣有二者輒露章彈奏立金川門下自馬首數成祖詞色不屈命收之引頸受刃有白氣冲天尸僵立不仆

譚翼字南宿大庾人身長七尺五寸慷慨剛毅洪武十八年進士授龍溪丞未之官彗星再見求直言翼疏論時政語涉諸王上怒謫戍南寧久之稍內徙隸奉議建文二年薦復原官道陞龍溪知縣尋擢兵部郎中與黃子澄練子寧相等議金川之難同諸郎署赴火死妻鄒子仕謹俱自縊

巨敬平涼人初為監察御史伉直敢言建文中為戶



名山藏 卷之六  
部主事清慎有聲見成祖不屈族

右齊黃陳方練黃胡鄒魏郭盧侯暴茅陳董曾王  
高宋卓王連譚巨二十五人

張昺澤人洪武中以人才舉建文間諸藩不靖齊泰  
請選朝臣有物望者出守藩昺以禮部侍郎掌北平  
布政司左布政與都督謝貴同監燕其時都督宋忠  
屯開平耿璈屯遼東左僉都御史景清署參議與昺  
貴皆智將望臣一時所特簡昺至燕王召與忠等宴  
之而使相工袁忠徹執壺私視五人相宴罷還報曰  
臣視五人者皆不長張昺五小蛇步謝貴氣促宋忠

五大短而昏耿璈顴插髮色類飛火景清身矮聲雄  
是皆當刑昺居北平以詞燕爲事燕王稱病三月昺  
欲言恐泄乃托行旁縣密屬奏奏成絮其草袖中曰  
久如廁以絮室壁罅小吏李友直奈亨竊窺之但  
壁罅絮居無何詔與謝貴逮縛燕校尉密旨且曰  
友直懷其草絮密旨與奈亨亡入燕府中見燕王  
殿下尚坐此耶王曰何者友直曰當順天應人矣王  
叱曰狂夫何妄言二人具道姓名出草絮密旨獻曰  
朝使至矣燕王怒逐出之則皆叩頭臣等非異間諜  
而誠歸殿下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此朱能曰信夫

擒昺貴餘無能為也王乃伏士端禮門召昺貴官按  
 縛矣則取去昺貴信之皆入至門門者止其從內昺  
 貴伏出擒焉都指揮彭二馳市而呼兵亦為燕將所  
 格殺昺貴竟死既靖難族昺家株連其親戚法司以  
 程亨者五人見成祖曰張昺之親與鐵同頑直須爐  
 冶耳命引出生燒之其後上數夢昺為厲掘昺屍燬  
 焉

馬宣北平都指揮張昺謝貴既見殺宣巷戰不勝走  
 薊州逆戰不利還與鎮撫曾濬守薊朱能張玉諭之  
 不下擁眾攻之宣濬敗皆不服死宣尤嫚罵無虛口

事聞建文帝褒卹焉而又有都督彭聚孫太者皆以  
 力戰敗死於懷來

朱鑑以都指揮守大寧靖難師至諸將悉屬獨鑑結  
 鬪見執燕王使磔之至死無異辭建文帝聞而厚其  
 卹章

右張馬朱三人

景清本耿姓真寧人倜儻有大節讀書不再日清遊國學

時同舍生有書甚秘重固求之同舍生許以一夕假

且則返之及旦同舍生索書清佯驚非是同舍生怒

白祭酒祭酒莫能辨謂一生舉其辭者為其書清背  
誦如流而同舍生皆廢祭酒曰固是清書携出乃選  
之曰見君太  
秘與君願耳  
 洪武二十七年擢進士第二人授翰林

名山癩 卷之六  
院改監察御史久之署左僉都御史訛其奏對而更之朝坐下獄旋赦建文初署北平叅議燕王與語悅之及卽位詣上自歸上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清常坦伏銛刀以朝先一夕者太史奏文曲星犯帝座其急旦清衣緋衣入上固疑之有頃黥然而前左右以之得其銛刀知事不成躍而詢上大怒曰毋謂卽王敢爾耶清曰今日之號尚稱王哉命抉其齒且詢則含血前忿御衣上益怒剝其膚刷之以銛以芻匱膚械繫長安門上寢夢清環殿追劫之日日輦過長安門清膚前者三上曰尚欲劫我耶赤其族

掘夷其先墓籍其里轉相板染至數百千家命之曰蔓刑

鐵鉉鄧州人或曰色日人以國子生擢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高帝愛之字之曰鼎石亡何有言燕府人者法司不能判使鉉立判之高帝喜凡疑獄具屬鉉後出山東參政建文二年給儲芻輓佐李景隆軍德州景隆敗鉉遇參贊高巍於臨邑相持哭與徐凱盛庸定計迎景隆濟南城景隆復與燕戰敗城下還奔入城燕王圍焉射書招之生員高賢寧者射荅王以論論曰周公輔成王燕固圍城不止堰

水灌之濟南困鉉乃詐爲降而約其壯士伏闥壓燕王以缺楨楨幾得燕王語在革除紀燕攻城壞數版鉉則夜幕監帛裏以葦席畫白如縫若城成而潛版築於幕內又急則奉高皇帝像於樓櫓之間燕矢石皆不敢逼竟捨去是時鉉蓋拒圍三月客說鉉曰北兵且南燕所守北平者皆老弱守將郭資書生耳永平保定名雖降燕其旁郡縣旋破旋堅守無歸心者燕趙忼慨多豪傑公引奇兵徑趨真定收合潰將直擣北平燕王必且還顧公傳檄徐沛閒而自館穀北平休士待其歸與撓戰常山勢也鉉以士卒久圍已

困南將多驚怯無足與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北兵不能越淮必還道濟而吾邀擊之耳乃大會其賓客幕僚犒勞疾苦賦詩慷慨賓僚聞歌亡不作氣者亡何與盛庸出師東昌戰大捷建文君褒予金幣封其三世陞山東右布政使尋進兵部尚書佐歷城侯盛庸軍壬午與丘福大敗燕宿小河燕師震動燕王入帝鉉尚擁其殘兵人擒之反接以見挺然偕立使挽顧焉馘且剝終不得其顧乃裂而髡之諄詬至死弗變父仲名母薛皆八十餘安置海南幼子福安戍河池康康工匠鞍轡局女四歲與其妻同送教坊或曰

鉉女二同入教坊皆不辱也既長能為詩獻詩鉉同  
官同官以聞成祖釋之得歸於郎士高賢寧者亦被  
執入見成祖曰此射論秀才耶授之官固辭其所善  
指揮紀綱勸之賢寧曰君武人也我則不可上亦不  
之強放還年九十餘卒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季洪武中以舉人領祁門  
丞兩轉廬州重慶同知皆以循吏聞久之遷蘇州知  
府蘇俗奢靡高帝嚴以刑其謫民乃乘而持怨家短  
長嚚訟屢興善既至數數造請郡中賢士求問所以  
為治而自以寬仁惠和開導之蘇乃大化郡有處士

四人曰王賓曰韓奕曰錢芹曰俞貞木

王賓字仲光獨高其道毀

形異服箕踞道傍隱於醫藥其醫專療備賤不責酬  
報縉紳先生見其醜惡不料理無薦之者平生不娶  
獨身奉母年七十餘先母卒疾革抱母死復甦連呼  
母既葬魂附杖歸繞室喚孃家人皆驚母呼賓孃在  
此復連呼孃孃兒實不忍捨孃去賓所著書有吳名  
賢記古跡等詩皆奇崛深之詞 韓奕字公望潛  
心理學尤精於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有韓山人詩稱  
於時別著易牙遺意 錢芹字繼忠吳越王喬祖父  
皆仕儒官少負氣節好論天下事元末兵興守臣各  
擁衛境上芹屢入戎幕詢諸將冀將有為明與辟為  
都督府椽從魏國公北征還隱居南園授徒自給二  
十餘年洪武末詔求遺逸姚善薦起留議中禁授戶  
部司務靖難師起署行軍斷事赴真定從征虜將軍  
咨謀馳驛入奏道遇疾不能趨朝封章以進猶手書  
上執政大臣懇懇言邊事遂卒歸葬於吳 俞貞木  
字有立洪武初薦授樂昌令歸而隱居以文章為業

善皆卑禮訕躬求之賓居委巷善自行叩門賓曰誰

也謹對曰知府姚善賓開門延語移時頃報謁府門外善聞還自邀請之賓頓首曰小人幸聞澹臺之教無公事不敢入也賓退善日送焉它日候奕奕避入山中善從之山中奕蕩舟而避之震澤之上善求不得歎息曰韓先生可謂名得聞身不得見也錢芹俞貞木者竝居南園善使吏饋貞木蔬吏致之芹覺其誤也詣告貞木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府公賜不辭必有意矣吏還言自責善更遣往芹所道意芹對吏曰府公弘下士之風芹即枯槁岑寂誠所願見顧芹州民也不可肅守帥月旦幸得迂府公學宮

至期往善迎入肅為上賓執經前曰先生幸教善芹曰明公以二千石之尊下布衣之士式閭維駒於今再見顧質經問疑直墨守耳方今之事有大此者而亦有急此者獨無意乎善聞言益喜舉身出席曰謹受教芹出一簡投善曰唯明府切磋究之退視所言皆籌兵心異之居亡何靖難師起薦芹為行軍斷事從征虜將軍真定而善亦日夜約常州鎮江嘉興松江四郡練兵為預應給事中常熟人黃鉞者

黃鉞字叔揚以

生員薦除宜章典史建文二年丁父喪廬居陂上不入城邑善受詔勤王以書招鉞鉞尅日葬父欲赴之而已與方孝孺善孝孺嘗私造鉞語蘇常鎮江此三無及

郡者京師左輔而應燕之右臂也今北方有急公又  
彼中人三郡守將公寧習之乎孰可托大事者鉞曰  
三郡皆要害鎮江爲最守者不可不擇鎮江將童俊  
者鉞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不可倚蘇州守  
姚善仁心爲質雖慈惠有餘顧平居激烈有國士風  
緩急可當一面唯公留意孝孺喜因鉞爲書通善善  
得書慟哭自誓旣童俊以鎮江降靖難師日迫善受  
詔約鉞出勤王旣至成祖已卽佐善麾下斌擒之入  
見成祖曰一郡守亦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各爲其  
主耳命磔之給其妻爲指揮紀綱家婢子繼隨母奴  
節充軍保發匠項下獄死初善之擒也鉞慟哭不食  
者累日旣有言善入見款服已得宥者鉞曰此非姚  
公所爲吾姑待之待之而姚公果爲此吾獨死報希  
直地下矣乃復食而待之已聞善死登琴川橋西鄉  
再拜哭祠之曰公與方希直爲忠臣吾敢後投橋下  
死鉞死家人皆驚散不敢求其屍友人楊福具斂於  
浹循河而號數日屍出水中立福痛哭抱持斂而葬  
之於屏上

陳彥回字士淵莆人父立誠丞歸安畱彥回於家侍  
養其祖父母亡何立誠坐罪誅家孥無大小並隨坐

遣戍彥回與祖父母從家中戍滇其弟妹則皆坐先  
遣於歸安莫知所在行至荆夔間遇赦祖父死送戍  
者哀其窮縱之無所寄食聞其鄉人黃積良宦蜀乃  
與祖母往依焉蒙其姓更名禮久之以明經薦保寧  
訓導累遷徽州太守治徽儒雅重篤徽人愛之至郡  
一年祖母死父老上章保留不得承重建文帝嘉焉  
奪情使莅事乃葬其祖母徽北山下詣闕自首出身  
所以并求弟妹存亡詔復其故姓名釋前罪不問令  
有司閱弟妹所戍籍名赦之禮還謂徽人曰吾故莆  
田前罪人陳彥回也因具道平生日向所亡命冒姓

蒙耻而受祿者以吾祖母耳祖母沒固宜自請死上  
矜宥之恩大已何以報靖難師渡江彥回募兵赴援  
而事已定新安武卒興縛致彥回於成祖謬謬不服  
成祖誅焉奴其妻浣衣局彥回在徽時望北山旦夕  
泣徽人哀之及死名其山太守山也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方勤王詔下出教募士極  
言大義譏詆靖難兵成祖卽位磔于市

右景鐵姚陳松江同知五人

余逢辰字士章宣城人或曰鎮平人爲燕教授初聞  
靖難謀作書誡子示以必死兵起泣諫燕王誅之



黃魁閩人禮部侍郎古雅有文與尚書陳廸侍中黃觀同事廸觀皆器重之靖難後不屈死

胡子昭字仲常大足人或曰子韶字伯尚方介富經術學於方孝孺蜀獻王重之薦爲訓導累官刑部侍郎壬午被誅妻子發配爲奴父母八十餘充軍男繼紹縝皆論死子昭有弟子義亦以薦辟起家歷山東僉事聞見死棄官避居丹稜民家蜀獻王知而憐之命剪髮隱于僧子義曰父母遺體不敢毀傷生二子各年數歲曰嗟乎吾兄無後天不絕胡氏二子當免於難遂棄去不知所終

劉璟字仲璟誠意伯基子也偉貌豐髯博極經傳韜略之旨甌賊葉丁香叛太祖使延安侯唐勝宗討之勝宗用璟策破賊還言璟於上上喜曰真伯溫兒矣拜閣門使使立駕前賜之鐵簡以糾官儀都御史袁恭奏事支吾璟下殿以簡擊都御史項諸大臣皆畏璟欲出之會谷王之國幼上欲爲谷王置強相大臣曰亡踰璟者乃出璟谷長史令兼行視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璟至燕與燕王奕不遜王曰不遜我耶璟對曰臣可遜則遜靖難兵起從谷王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議李景隆軍景隆亦不用其謀景隆敗還

名山雜錄 卷之二  
家建文二年詣闕上言又不聽遂歸杜門稱疾成祖使召之臨行所親置酒祖道相戒曰聖上神武何止唐太宗公此行可不負所學也璟瞪目曰諸君魏徵我耶吾志決矣及至授之官不從對上語猶稱殿下忤旨下獄一夕辮髮自絞死法官請緣坐其家成祖曰其先人有功予之歸葬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三年進士第三人爲翰林編脩陞侍講以直諫改監察御史革除閒故左拾遺與齊泰黃子澄等畫策防燕內難平被誅及家族德彝有姦匿其遺孤法吏追索之斂兩乳見五臟終無所承德彝因有後

韓永西安人或曰江山人爲兵科給事中豐軀美髯音吐宏朗論事慷慨靖難後杜門不出名之仕不應曰吾王蠲也遂坐死

甘霖懷定人以舉人爲監察御史剛介敢言靖難後從容就戮子孫相戒毋仕也

葉希賢監察御史也或曰浙東人素侃直建文中屢言兵事靖難後坐逆黨死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父以誠洪武初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以誠負遺骨其家其家懼罪

名山藏 卷之  
不納以誠買地葬之通以貢入大學年二十三以誠  
死通聞喪徒步歸葬廬墓下毀瘠三年乃歸妻子至  
不相識通乃上書乞還祖戍詞奏慄切書奏天子憐  
之命兵部驛召平至立通階下東西相向顧通曰  
識此人否通祖孫相持泣哽咽不能仰視上嗟異良  
久下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平死通復廬墓三年  
以舉人爲遼府長史靖難師起通從王來朝歸國草  
上封事防禦北軍凡數千言初衛士紀綱者倖於遼  
王通輒窘辱之成祖卽位綱入賀留爲錦衣衛復倖  
用事乘閒言通曩有封事詔械詣京師論死家人戍

邊錄其家得田數畝遺書數十百卷牒皮數張而已  
時通府太守黃希范與通善詔書至時希范自輟郡  
素服不事事衛卒并捕至論死籍其家

蔡運南京人繇貢士歷官四川參政以直諒罷歸起  
賓州知州有惠政靖難後論死百姓思之

黃彥清或曰姓王不知何許人以國子監博士從梅  
殷軍坐私諡建文君死或曰列卿也銜命於行省聞  
登極詔至拒不納圖興復無兵乃死

右余黃胡劉戴韓甘葉程蔡黃十一人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中以文學徵乞便養得浮

名山癡 卷之  
梁教諭服除改濟陽爲靖難兵所執引譬從容詞義  
慷慨衆皆舍之歸則鳴鼓明倫堂曰諸生皆來堂曷  
名明倫仰吭而哭觸柱而亡省有子貞夔州通判亦  
抗節死寇難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  
行人司副改翰林院簡討善楷書名書御前他中書  
見上威嚴顫不能筆獨性善動止端詳稱上意賜酒  
留禁中竟日累遷禮部侍郎建文君卽位名問爲治  
之要性善手書條上具見施行靖難兵起以副都御  
史監軍靈壁與彭與明劉伯完王伯資等皆見執燕

王遣之歸曰辱命罪也不可還見君朝衣而湛河  
王艮字欽止吉水人舉建文鄉薦第一進士及第第  
二人官翰林脩撰爲人正身飭色不可玩狎其所不  
可不能詭隨聽其言侃侃如也詩詞警永字書精妙  
爲文雄偉光彩聞燕兵起憂懣不食日就殫悶燕兵  
渡淮閉門泣曰吾君亡矣不如我先遂服腦子卒  
廖昇襄陽人爲太常寺少卿朗達負氣與方孝孺王  
紳相善也燕師次龍潭建文君割地之計不行昇曰  
吾君亡矣歸於何黨矣訣其家人而自盡  
周是脩名德以字行泰和人也少孤力學以霍丘訓

導見高帝帝聞其年而曰何以教霍丘對曰臣年四十矣臣教霍丘令其子弟孝弟力田遵陛下之化高帝悅久之周王請以爲其府祠正許之王嘗夢異人遺之藥其味苦以清卜之曰當得脩士越日紀善曾子禎薦是脩於王王喜曰叶予夢故請以爲祠正是脩爲祠正常切諫王建文元年人告王反王官屬皆下吏是脩以嘗切諫免故衡王府紀善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靖難兵旣渡淮與靖江府直史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誤國者壬午六月與胡廣解縉楊士奇等相約死及期訶廣廣方問其家人牧豕

乃自銘其衣帶曰在藩國欲不負藩國故常閒平其王切諷以孔孟之仁義而不已也在朝廷欲不負朝廷故常堯舜其君歷陳以禹臯之道德而不隱也蓋欲繼先哲之淳風開後來之正覺越十餘年而言皆不行志皆不遂以至於此非天也耶歸於聖人之門庶無罪悔遂詣學宮自經文廟之廡下嗚呼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食焉而不避其難聖門之所不非也文帝卽位逐捕建文臣最嚴所不附已者合族誅夷士皆恐懼不敢遜匿楊士奇輩親爲革除帝辟擢皆自翦袂以至高位雖輔四君功業有

名山藏 卷之  
所發明君子不以比管仲而方孝孺之禍至波及同  
黨朋友數百命以獨成其一忠跡亦未合於聖人是  
脩先身而死擇所而縊節不毀而完其家族其爲明  
哲不遜大雅可謂善死君矣是脩旣死副都御史陳  
瑛謂其不順天命請與廖昇黃觀王叔英王良顏伯  
瑋等竝加追戮文帝悉不問曰食祿盡心臣之制也  
是脩孝友忠信內貞外和自經史百氏至于醫卜陰  
陽莫不關究著書甚多世皆重之

林英字章叔古田人洪武二十九年繇貢士選監察  
御史有言英書生卒難重任者太祖以狀授英諭使

供職英竭心奉詔屢建讜言大都以重郡縣順民心  
爲本太祖深嘉納之賜廢馬楮幣革除初請裁抑宗  
藩大略在行主父偃之策疏入不報復劾奏曹國公  
李景隆誤國下都察院拷訊謫知瑞安時民多逋亡  
在者苦稅差英立法丈量所餘虛糧令墾荒補之立  
鄉約行文公家禮建立齋舍與諸生講學靖難師起  
廷議用左都御史耿清言還英舊職命與翰林脩撰  
王叔英募兵廣德比至勢不可爲歎曰臣生無補於  
時死有負於國天命將傾力難以濟再拜自經時年  
三十有四成祖卽位取練安等罪人家屬英妻宋氏

名山藏 卷之  
繫獄亦自經死

葉福字叔疇候官人建文庚辰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靖難兵起福守金川門死之初福見金陵勢危自期必死乃遣家人歸報其母曰不得爲孝子矣又嘗語客孟氏所欲有甚於生吾人心事不當爾耶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幼孤其母使就傅日記數千言長刻厲深造歷官兵科都給事中成祖至城下訣別其家人入宮救火兵較執以見成祖曰非奸臣也釋之泰自投城下死泰疏通特達遇事剛果而迫阨之地乃保夷粹人皆服其量

泰嘗行道遇狂人擠而溺之河幾死既出殊不與較

子永吉兵部右侍郎

高巍或曰字不危遼州人倜儻尚志節事母至孝母亡廬墓蔬食者三年洪武中貢太學試前軍督府左斷事數陳論得失高帝嘉納之後坐事不稱旨當謫戍高帝特許其弟宣代曰以旌孝子建文初應辟疏論時政請師賈誼衆建主父偃推恩之法而後晁錯削奪之議建文君奇之燕王起兵上書請按軍無伐自奉詔說燕建文君使參贊李景隆軍巍曰是可說而罷也則自治裝馳詣之北軍兩上書曰國朝布衣臣巍志慕魯國仲連排患釋難而多倣之畫策也

敬上燕大王書凡數千言不見報乃歸景隆兵敗  
與鉄鉉南行道臨邑慟哭相誓遂趨濟南收募亡兵  
而與鉄鉉共守之壬午雉經於驛舍

王良字天性一字文信開封人歷官刑部侍郎建文  
三年坐末減燕府人罪左遷浙江按察使聞建文君  
遜位慟哭自誓成祖使召之良戮使者下之獄爲衆  
寡取去乃盡收諸司印章入解置几上踟躕者久之  
其妻問故良曰我分當死顧謀所以處夫人耳妻曰  
君爲男子謀婦人耶是不難入治食良抱幼子之後  
園寘池岸側自投於池良乃托其幼子同官積薪自

焚上曰死良分耳乃燬縣官之章徙其族塞下

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宋儒頤之後也少讀書不務

章句善同時沈壽康朱克脩與之齊名

壽康海鹽人有古行人稱

孝隱先生克脩金華人宗閩考亭學

洪武中以明經除周府禮官被累

謫吏目雲南雲南百夷叛本立持襍被從一蒼頭入

夷壘感諭諸酋皆解散頃之復相聚爲亂沐英張統

屬本立治兵本立往來暴露綏輯軍民建文三年爲

僉都御史坐失祠右遷江西副使既就道聞難自縵

途次

陳思賢茂名人教授漳州學每行部使者至參謁畢



名山痛 卷之  
必進問聖躬安否何似成祖卽位詔書至有司皆郊  
迎思賢獨不往泣於學堂曰明倫之義在今日矣有  
六生者相與卽堂臨舊君遂見執而六生皆自縊六  
生者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魯廷瑞呂賢皆漳  
人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從學宋濂歷官監察御史謫戍  
雲南建文中薦翰林累遷侍讀方孝孺之不爲成祖  
草詔也成祖大怒以命璉璉皇遽不敢辭歸則憤慙  
自恨而投繯死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父以禮學識淹洽洪武初薦授  
沛教諭政從父之官肆力學問建文元年方孝孺都  
試得其文歎曰烏中孤鳳也拔置第一孝孺旣就刑  
政慟哭不食而斃

儲福無錫新安鄉人燕山衛戍卒也母韓妻范燕王  
之起也福以戍卒當從與其母妻亡去燕王怒及帝  
購得之戍之極邊旣行仰天號曰福雖賤義不爲畔  
國卒遂餓死舟中范氏者貧不能養姑屋傍之澗忽  
水生芊焉因織芊爲養姑亡廬墓傍終身年八十餘  
卒卒而其澗不芊也

樵夫不知其姓名樵臨海東湖上鬻薪自給口不二

名山藏 卷之三  
價壬午詔書至臨海湖上人聽詔縣庭歸語樵夫曰  
新皇帝登極矣樵夫愕然皇帝安在何乃新也曰北  
軍入都皇帝燒宮逝矣樵夫慟哭而投於湖

宋味古會稽宋家店氓也能詩建文君亡味古夜深  
從星月下疊床北向拜祭祭已慟哭如是者月餘爲  
讐家所告遂逮捕其子某請代乃得釋

右王陳王廖周林葉龔高王程陳樓劉儲樵夫宋

民十七人

楊本中牟人或曰處人精遁法建文初以太學生應  
募授錦衣衛鎮撫建文君使弟吳王爲撫軍本試其

水遁以觀吳王旣列軍堦下請吳王登臺觀之忽水  
至平堦堦下之軍皆失所在王奇之還白建文使從  
軍常自操鍤棒鼓之陣中所向披靡李景隆妒其功  
不與上白溝之戰請爲陣首景隆陽許之而陰尼諸  
將不繼竟無功本乃疏劾耿炳文李景隆不足將請  
自將以行卒不用赴燕軍死之燕人擒焉王使繫北  
平趙王高燧恐爲內應則殺本燕王歸北平太息曰  
吾直困之耳奈何不爲我儲良將而大怒趙王  
鄭華字孝思臨海人洪武中進士以行人謫東平州  
吏日靖難兵至東平州長貳皆棄城潰散華謂其妻

蕭曰吾義必死奈父母老若年少何蕭氏泣曰卿不負國妾敢負卿華曰足矣率吏兵憑城堅守力不能支不食五日而亡

顏瓌字伯瑋廬陵人唐真卿後也以孝友睦婣稱鄉里徵賢良爲沛知縣燕遊兵過沛沛人皆竄匿瓌招集民壯五千築堡備禦益募士三千人北出山東助戰及燕軍至使其丞先告急徐州無援者乃令弟珏及子有爲還告其父曰當死國敬白大人弗能子矣沛降瓌南向拜哭自經有爲旣辭不忍去還自刎瓌旁而沛主簿陳子清典史黃謙亦皆不屈死

王彬字文質兗東人以御史按揚州靖難師至彬括餼糧脩樓櫓飭器械銳意守禦鎮撫鄧從剛者沈鷺善謀彬使贊其軍從剛因勸彬躬履艱危激示忠憤彬內其言日夜巡城率勵將士靖難師畏之購得彬者爵三品彬指揮王禮欲內叛以應購從剛知之白彬下之獄而彬出入常以一力士自護禮弟宗乃與其黨賂力士母召出休假宗等突入解會彬浴從盤中縛去投城下昇北軍從剛亦見擒二人皆不屈死

陳植廬江人元末舉鄉試不仕洪武間起吏部主事

名山藏 卷之  
歷兵部侍郎監戰江上有督將謀降燕者植責以大  
義督將恨殺之出迎降而自陳功於成祖成祖乃立  
誅督將使人斂葬之植家不知上意逃匿無敢會葬  
者

右楊鄭顏王陳五人

徐輝祖中山王達子而仁孝皇后同產兄也初名允  
恭高帝賜之名襲封魏國公中山王四子長輝祖次  
添福增壽膺緒增壽常私款燕而輝祖獨數泄其謀  
於建文帝高帝崩燕王使世子及高陽王高煦三子  
高燧臨京師輝祖密奏請竟留世子等勿遣因言臣

觀三甥中高煦尤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惟不忠抑  
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而增壽力爲庇護得遣歸高  
煦歸則竊輝祖善馬去四年與燕大戰齊眉山下有  
功名還治兵京師已與開國公禦戰江上以將士不  
用命還燕王入京師輝祖獨不迎名問之不對下之  
獄使其辭亡所白書中山王功得免死而已上大怒  
徘徊久之竟不誅革其爵勒歸私第尋下錦衣獄五  
年卒上曰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盧振張昺葛誠等  
通謀危社稷當誅獨念中山王曲赦之今已死中山  
王不可無後乃召其長子釋迦保賜名敘使嗣魏國

名山藏 卷之  
公致見乞守其父墓上復怒謫居之中都輝祖長八尺餘嘗侍懿文太子讀書通了經傳學大書於詹希原得其筆意或曰其死也蓋自裁其世別見於侯籍梅殷字伯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尚太祖寧國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初殷之祖以水卒從太祖軍中吳人名水卒爲梢鄱陽之戰矢幾及太祖梅梢偃太祖坐得避之矢從太祖過比卽位不及賞老失明無爲上言者他日候太祖郊使殷掖之路隅呼屬車下曰皇帝皇帝忘梅梢耶上視之大驚曰果忘公矣卽召厚賜之使殷尚公主太祖公主十六人臨安公主

下嫁太師李善長子祺寧國公主下嫁殷安慶公主下嫁歐陽倫汝寧公主下嫁吉安侯陸仲亨子賢懷慶公主下嫁永春侯王寧大名公主下嫁灤城侯李堅福清公主下嫁鳳翔侯張龍子麟壽春公主下嫁穎國公傅友德子忠南康公主下嫁東川侯胡海子觀永嘉公主下嫁武定侯郭英子鎮汝陽公主下嫁都督僉事謝彥子達寶慶公主下嫁趙輝太祖待諸駙馬都尉無所假借李祺以善長誅歐陽倫坐使家奴出巴茶西番捶蘭巡簡吏至賜死其行法如此而殷獨以恭謹善騎射精通經史見信愛洪武十九年

使督山東學政臨崩召受遺詔顧太孫善視之太孫  
卽位殷常侍左右靖難兵日進令殷統軍淮上燕王  
必欲道淮使致殷書殷不從燕王怒使責之殷割使  
者鼻耳曰留爾舌可還報燕王竟自泗破盱眙出六  
合至京師既卽位殷尚軍於淮公主嚙指血爲書招  
殷還殷聞建文君尚在乃罷兵入見成祖曰都尉勞  
矣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慙耳左都御史陳瑛劾奏殷  
畜養亡命私匿韃靼人瓦剌輝與女秀才劉氏造邪  
謀都督譚深指揮趙曦雅與殷不善也一日蚤朝曦  
陰令人擠殷竺橋下死焉公主牽帝衣而泣帝曰當

爲公主逐賊已罪深曦深曦曰上命也上大怒曳斬  
之謚殷榮定卒官其二子而曰朕不念爾母誅矣靖  
難之起也寧國公主蓋嘗貽書成祖而阻兵殷死瓦  
剌輝持刀割手足剖取其腸持祭殷遂自縊於殷旁  
耿璿長興侯炳文子以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太子  
長女爲儀賓建文君卽位進駙馬都尉璿勇悍有武  
略從長興侯真定數請長興侯搗北平撓燕而長興  
侯固守真定無餘力長興侯既敗璿怏怏日悲泣及  
建文君亡杜門稱疾竟坐罪死璿弟璿後軍都督僉  
事與吳高楊文守遼東高文不聽其計畫靖難後亦

論死

右徐梅耿三人

彭與明萬安人以太學生歷官大理寺丞剛廉敏達稱其職與副都御史陳性善等監軍淮西爲燕所擒燕王歸之與明裂衣冠變姓名亡去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在四川朝邑在陝西相去數千里濟夜歸朝邑朝教岳池人咸異之建文初熒惑守心濟上言明年某月某日兵當從西北方起帝曰安得此不祥語將誅之濟呼曰臣言不祥也陛下祥臣祥矣不祥臣不祥矣夫明年易埃耳

不信請囚臣而觀之許之明年燕果起兵帝出濟獄中以爲翰林院編脩使充軍師護軍小河之戰南軍大捷諸將樹碑露功誇列姓名濟固辭不得則夜自禳碑下鐫之及靈璧之戰南軍大敗都督陳輝等被執者百八十七人成祖過軍碑下大怒命鐫滅之遽使止曰錄其姓名來乃如碑按治輝等諸將濟名獨以先鐫脫初御史高翔者與濟同邑相善也濟好術數而翔矜厲名節數勸止濟曰小道耳願公無爲濟曰吾所好者可以預知吉凶疵瑕其大可以古國護君次亦可以居身備世公何小之乎翔曰不然翔聞

名山雜錄 卷之  
君子之道自盡而已矣子盡孝臣盡忠莅官盡廉戰  
陳盡勇翔不能預知也而自有翔知及金川門破拉  
濟同死濟曰濟固有濟知矣翔竟死濟自髡從建文  
君亡屢免之於阬其後建文君出滇濟嘗從行已莫  
知其所終

暨上人不知何許人也入蜀爲僧往來重慶白龍山  
松柏灘諸處富人杜景賢心知其爲建文亡臣厚遇  
之爲寺白龍山居焉暨居寺常讀易謾人爲佛經景  
賢恐其有踪跡不忍顯止之第曰和尚誦儒非教也  
請誦佛經暨從焉顧時時挾離騷鼓柁灘上下當其

急流朗讀之竟一篇輒裂以投灘已而哭人莫測也  
日注壺酒待客或不至則耍諸兒醉歌以爲常暨頎  
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意氣能感人臨死其  
徒問曰師滅度後宜名何許人時曰曰松陽問姓名  
不答

魯家傭不知何許人衣葛衣出亡乞食於金城金城  
極寒善寒傭終冬衣其故葛後客河西傭莊浪魯家  
漸得直買羊裘雖披裘必覆其故葛葛纍纍也而時  
聞作苦自吟或爲夜哭者其後宋將軍出兵莊浪有  
留都官從識傭欲與語傭避匿南山中旬月聞其去



乃出疾謝魯主人曰我死幸無収有西北風大起火  
我骨灰揚之及卒主人如其言

釜者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釜過州邑  
不出三日卽去去復來受直亡所選或得食卽不復  
索直若風雨寒暑卽閉戶不出有從學補釜者第令  
爲之荷擔不受其謝夔慶間呼爲老釜工嘗逢馮翁  
夔州市中相持哭哭已入空巖屑語竟日又相持哭  
別去莫知其終也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以章句訓蒙夔中善屬對歌詩  
詩後自題馬二或馬先生或塞翁嘗大書歌詩壁間

見老釜工來卽剷去

其詩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  
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

雲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  
田變化間主張藉高旻

松陽人王詔不知何時人遊治平寺觀轉藏藏上有  
嘍嘍聲異之緣視無所得得一書載建文亡臣二十  
餘人紙漚不可辯可辯僅九人因各爲之贊梁田玉  
定海人官郎中與葉御史俱入山爲僧贊曰行儒名  
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輝梁良玉中書舍人  
與田玉同族訣妻子易姓名險嶺鬻書海南贊曰忠  
臣蹇蹇遵彼海濤耽書玩市資以盍簪屯如邅如哀  
此陸沉何申不知何許人以中書舍人使蜀至峽聞

名山藏 卷之  
變慟吐血背發疽死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  
馮嚴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宋和郭節皆中  
書舍人也不知何許人與海州何洲相善靖難後三  
人者皆變名沒入異域賣卜自給人莫識其姓名贊  
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  
賢寥寥冥鵠桑良用定海人父子兄弟同仕者八人  
皆變姓名爲人刺船良用與其父子兄弟投水死者  
五人贊曰泛泛柏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懷我好音  
或完我族或明我心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也  
好老子書太玄經與郭良棄官入山爲道士贊曰駕  
言導引嘯傲林臯頽波莫挽使我心勞

右彭程暨壼釜馮梁葉梁何宋郭何二梁十五人  
郎曰此其可知者爾城破之夕給舍御史郎縋城而  
遁者四十餘人率冥凌雲匿翩翩乎天民之色斯者  
矣姓名翳然爲之撫卷奸以守官者罪不容於戮也  
若皆從則孰與死君列聖蓋曰亦明家不二心之士  
而九原錮之爲忠者解已然後其佚事漸出於人間  
昭帝登極乃肆大青宥其子孫歸其田土蓋去之踰  
百七十年今皇帝則使得廟食其鄉世世振揭昭蘇  
洋洋乎死者若可作也



